

著书人语

关于《财团首富：无锡荣家》

汪春劼 文

《财团首富：无锡荣家》这本书稿的问世，开始让我相信真有天上掉馅饼的事。

2020年12月9日，笔者正在北京国家图书馆查阅资料，突然接到王振羽先生的微信电话，向我这个无名之辈约稿，完成近代企业家丛书的一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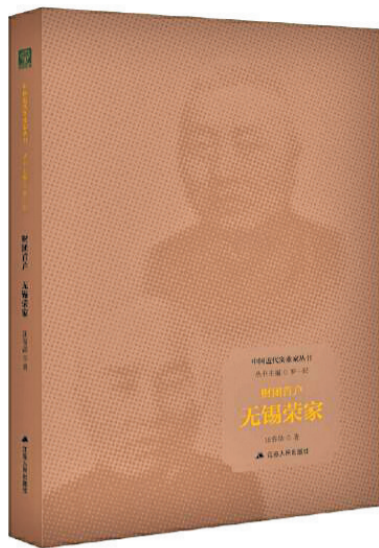
王先生是凤凰集团的副总编，在下至今还未与他谋过面。至于如何与他成为微信好友，我这个健忘症患者已完全记不清了。王先生是朋友圈的高产者，每天都要转发多条有文化含量的博文并附上自己的精彩点评——其知识渊博、独具慧眼，常以简练文字对近当代名人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勾连，读罢我时有茅塞顿开之感。

在这个崇尚娱乐化的数字时代，出版行业困境重重，笔者对这没有合约的书稿能否问世，心里是不抱多大希望的。可当2022年仲春突然收到拙作的校对稿时，实感惊喜莫名。

感谢王振羽先生予我的宝贵机会，当然也要感谢传主荣氏兄弟。作为中国最早一批实业家，他们怀着实业报国的雄心，在建立商业帝国的同时，也投身公益事业，架桥修路，造园办学，鄙人所供职的江南大学一直得到荣氏家族三代人的经费支持。荣氏家族既会聚财又会散财，既富于商业基因，也多家国情怀。

2020年不才在《绅商之道：荣德生的28个侧面》一书的后记中写道：

“现今的企业家传记都充满了赞扬甚至谄媚，面对一代实业巨子荣德生，笔者写作时没有对他拔高，没有过



度包装，更不做过度发挥，这同‘行规’很不搭，在此只能对‘荣迷’们说声抱歉了。德生一辈子都比较低调，他不喜欢站在‘C’位，也许九泉之下的他能认可笔者的写作取向。”

这本小书，在下一如旧往，不追求文学性故事性，而是秉着客观中性，以史料说话，去呈现传主的命运悲欢、人际网络、商业头脑、企业经营高光时刻的风采、至暗时刻的沮丧……

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改革春风吹拂神州，一大批企业家成长起来，从中我看到荣氏兄弟的影子，他们都有着实业报国的情怀，有着坚韧不拔愈挫愈勇的斗志；他们踏实勤奋，以工作为乐；他们聪慧，一直追随最新技术流变；他们喜欢冒险，敢于尝试新工艺新

路线。正是因为涌现了成千上万的优秀企业家，我们这片苦难深重的大地才走出贫穷，告别短缺经济。关注中国企业家的人生历程，总结中国企业家的成败得失，其实是让当今与未来的企业家得到更多的历史借鉴，使中国的企业在全球商战中立于不败之地。我想这也是江苏人民出版社策划此一丛书的立意所在。

特别感谢陈文源先生，几十年来他呕心沥血，搜罗、比对、编辑、出版了几百万字的荣氏资料，这些基础性工作是学术研究的铺路石。

荣氏兄弟的企业同无锡商会有密切的互动，尤其是1949年荣德生曾深受无锡商会会长钱孙卿的影响，选择留下来建设新中国、服务家乡无锡。本书得到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：“抗战后无锡商会档案的整理与研究（1945—1949）”的支持，特此说明。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周致正兄为拙著修正提供了详细的方案，笔者受益匪浅。

本书责任编辑王翔宇先生以其精湛的编辑技艺与高度的敬业精神，不仅从文字上为拙著把关，且从出版的角度替拙著费神，他的艰辛付出使本书才有问世的可能，他是本书的幕后英雄，谨致诚挚的谢意！

2022年是荣德生先生去世70周年，2023年是荣宗敬先生诞辰150周年，谨以小书敬献给这两位有着大境界大格局的实业家。

《财团首富：无锡荣家》，汪春劼著，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年4月出版，定价：52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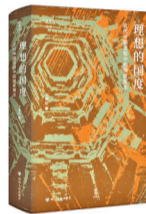
上架新书

北岳文艺出版社 59.80元
李少君著
《每一次的诞生都是痛苦》
（1980—2023）



本书是著名诗人李少君从事诗歌创作四十余年的一次回顾与总结。诗集精选了李少君的208首诗歌与散文诗。李少君的诗歌具有清新自然的诗风，在山水田园里的低吟轻唤，在日常生活里唱响的明亮之歌，成为他作为一个“自然诗人”的底色。李少君关注底层，关注自然，是一个内心干净的诗人。

四川人民出版社 96元
干春松著
《理想的国度：近代中国思想中的国家观念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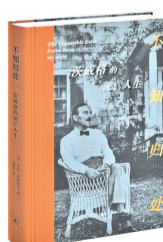
本书介绍了近代中国“国家”观念的形成、意义以及发展历程，通过对近代中国主要思想大家留下的思想遗产进行爬梳，清晰地展现出作为概念的“国家”的发展与内涵，勾勒出传统文化观念中的“理想的国度”的蓝图。

上海文艺出版社 55元
李停著
《在小山和小山之间》



六零后“不快乐妈妈”独自来到异国他乡，与定居于此的待产女儿重启久违的同居生活。被时代和人性辜负的母亲、想逃离母亲如山般爱意却愈加走进漩涡的女儿，她们之间横隔着母女之间的山、时代之间的山、文化之间的山。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 79元
乔治·普罗尼克著，刘芳译
《不知归处：茨威格的流亡人生》



本书聚焦茨威格晚年的流亡岁月，通过茨威格与家人、友人的往来书信和关于他的诸多传记、文章等一手资料，发掘他的生活日常、精神脉络和行为逻辑。

百草园书店提供

夜读偶记

缓缓归
读散文集《村庄令》

黄丹丹 文

合上书，我转头望向窗外，高铁正经过安庆境内，车窗外的山影与水田缓缓擦窗而过。远处的村庄，隐在立夏与小满交替时节葳蕤的林木间，村口卧有一口古塘，有个来自他乡的五岁男孩，在浩荡山风里，在时间之崖前，凝望着外面的世界。而我，恰也远远地望向那里，并在男孩的指引下，走进那座时空深处的村庄，在那里，我认识了老外婆、小姑娘、姑奶奶、小舅、菊英、宗轩、小文子、小华子、摄影师、“矮脖子”“小皮实”“小铁头”……

多有幸，能在一本书里，潜回旧时光，经历一场跨越时空的旅行，观望那么多不同面貌的人，循着他们留在这世上足迹，见证他们的平凡而神奇的人生，再沿着时光的隧道缓缓归来。

或许，幸运的不仅是作为读者的我，还有这些鲜活在纸上的人们。他们以另一种方式，被永远地定格，被许多他们永生不可能遇见的人看见并记住。我们都该感恩，提供这种相遇契机的魏振强先生。在阅读他的散文集《村庄令》的这两天，我循着一个五岁孩子怯生生的眼，越过“卧于村口”的藕塘，穿过悠长的青石板小巷，走进那个叫“大司村”的村庄，徘徊在竹林外、涉足于水田边、探身向山洼里、奔跑在山头上、绕道过群坟滩……在那里，我尝到了米粥、野菜

菘、炒米糖、山芋干和熬糖稀的滋味。我在那里经历着喜、怒、忧、思、悲、恐、惊，真切地感受到了等待父亲的忧伤，夜宿荒屋的恐惧，丢失钢笔的惊慌，水桶压在双肩上的沉重，穿白的确良衫衫的欣喜，失去亲人的悲恸，以及无可名状的孤独。感情的真切，已难以“共情”为解，我想，我怕我生命有距离的风物与人情，何以让我感觉无半点“隔”？作为阅读者，读《村庄令》是享受，因为它每一章节中的每一篇，就像组构人生各个阶段的片段。人生是由片段连缀的，但这些片段本身并不是有头有尾的故事。人生不是如小说般，由情节、结构所构成。组成人生的，是一个个偶然的片段。而魏老师的《村庄令》，便是对组成人生的偶然片段的诚恳书写。你会发现，这部书不仅像曲小令，它还有小说式的细节、戏剧性的描述乃至文学批评式的自省……同为写作者，读罢《村庄令》，我感到极佩服。

散文写作之难，常令我生畏惧心。散文是呈现作者认识自我和表达世界的方式，它承担的责任是，作者要真实地书写自身、书写这个世界。散文书写的难度在于，作者在面对自己的真情实感时，得竭力控制，不能毫无节制地铺排宣泄情感，而要自己的

感受中确定书写的意义，并要厘清情感的复杂性，通过书写探测、探讨，定格成有着自己独特见解的文字。此外，散文作为一种古老的文体，我们的脑海里挤满了优秀的传统古文，古人成功的经验成为我们传承与模仿的范本，使得我们在不知不觉间从“传承者”沦为“模仿者”。读《村庄令》，即便以挑剔的目光去检审，你也找不到魏老师的茬。他始终袒露真实的自我，表达属于他自己的复杂经验，并且有意摆脱散文的传统，你会发现，他写村庄、写乡土、写故人，所作表达的会给你一种“新”的感觉。那些事，那些人，那些涌动在他心头的感思，他是费了心，下了功夫的，他用心地纠集词语，设计形式，给它逻辑，在写的过程中，有力地追问真相，肯定是克服了重重困难，最终直接、有力、清晰、准确地表述了他的感怀。

“修辞立其诚”——这是我写作的警句，读完《村庄令》，我把这句话写在书最后一页上。“辞”是魏老师写下的这些文字，“诚”是魏老师为人的品格，“立”是两者之间的关系。考虑到散文留白的要义，虽然我还有很多好话想说，但且说到这里吧。

《村庄令》，魏振强 著，黄山书社2023年4月出版，定价：42元